

當前中共與美國關係的發展

葉伯棠

(作者爲本校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任東亞研究所教授)

摘要

近年來，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數度出現危機。去年一月，美國政府不顧中共強烈的反對，繼續出售 F-5E 戰鬥機給予我國政府，引起中共極度的不滿，要求美國政府明確的承諾，對於軍售問題確定一個期限，使雙方關係進入秘密談判的階段。

至去年八月十七日，經過互相的折衷，中共與美國終於發表「聯合公報」。美國接受在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先決條件之下，對於軍售問題同意在質和量方面不宜高出建交以後的標準。公報發表以後，雙方又對於公報文字的解釋發生重大的歧見。

針對這一爭執，去年九月一日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屆黨代表大會中提出「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爲了繼續對美國政府施壓力，中共開始「玩蘇聯牌」，並且在第三世界從事反美的外交活動。

中共此一政策導致美國的報復，結果雙方在紡織品銷美問題談判上失敗，中共停止購買美國的糧食以作報復。接着雙方又因「湖廣鐵路債券」和中華民國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席位問題上，均使雙方關係的惡化。

至去年四月，爲了美國司法部給予中共網球選手胡娜政治庇護，中共又以停止文化交換作爲報復。使雙方關係處於低潮。至去年五月，美國商務部長包爾德里奇訪問中國大陸，雙方關係開始好轉，待他返回美國以後，美國政府決定放寬雙重用途科技給予中共，接着中共同意美國國防部長溫柏洛訪問中國大陸。在溫柏格訪問中國大陸之際，雙方決定明年一月趙紫陽訪美、美國雷根總統訪問中國大陸，雙方關係又開始有好轉的跡象，究竟今後雙方的發展如何？值得吾人密切的注意。

自從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共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迄今，在不到四年的短短期間，雙方關係變化之大，有令人難以預料之感。當建交之初，雙方關係友好如同蜜月佳期；不久雙方逐漸出現紛歧，當雷根接任總統以後，爲了阻止美國對中華民國武器的銷售，中共運用各種方法對雷根政府施壓力。至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雙方雖然發表「聯合公報」，但對於這一公報內容的解釋出現嚴重的歧見，導致雙方關係漸漸的惡化；接着中共修改其外交政策，並謀求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加上雙方又因紡織品談判、胡娜事件以及泛美航空公司恢復臺北航線等一連串事件的發生，使得中共與美國的外交關係陷入低潮狀況。直至一九八三年五月，美國商務部長包爾德里奇（Malcolm Baldrige）訪問北平，與中共領導人商討紡織品談判及技術轉移問題，使雙方關係開始好轉。這次訪問同時也促成美國國防部長溫柏格（Caspar Weinberger）訪問中國大陸。溫柏格在中國大陸期間，與中共領導人達成協議，正式宣佈趙紫陽於今年一月訪美，本文乃針對雙方最近關係的發展加以論述。

壹、繼續對美國施壓力達成中共目標

當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以「人民日報」評論員的名義，指責美國繼續出售武器給中華民國政府，「無視國際關係準則，侵犯別國的主權，干涉別國的內政」。對於這個問題，「人民日報」最後提出警告說：「能否正確解決向臺灣出售武器的問題，這將是對於美國是否真正珍視中美關係，究竟有無全球戰略的一個嚴峻考驗。」（註一）

從這篇評論中可知，中共是以全球戰略利益的觀點，對雷根政府施壓力，同時擺出姿態，準備降低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以期迫使美國逐步減少對中華民國軍售的數量。然而雷根政府並不理會中共的威脅，在權衡利害得失以後，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院雖然宣佈停止出售 F-X 戰鬥機的計畫，但仍然決定繼續出售 F-5E 飛機給中華民國政府，美國政府這種作法可以說是一種妥協，也可以解釋爲對中共讓步，但中共對美國政府這種讓步並不領情，反而進一步要求美國政府完全停止對中華民國的軍售計畫，結果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決定出售包括一批飛機零件在內的六千萬美元軍事裝備給我國，亦因而延長達四個月之久。翌年四月雷根政府不顧中共的糾纏，斷然決定按照原定計畫售予我國。中共對雷根政府的作法提出「強烈抗議」，但分析抗議的內容，表示中共願意接受美國政府三點解釋：一、美國這次出售武器早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已經非正式的通知

國會，也是雷根總統於同年十月二十一日與趙紫陽在墨西哥坎肯（Cancun）南北會議之前，已經作了一項長期的安排。一、這次美國出售給中華民國政府的是飛機零件，並非任何武器。三、美國政府向中共保證，在雙方談判關於軍售問題期間，美國不會有出售武器的決定。（註二）

分析這一抗議的內容：中共一方面接受美國政府的解釋，勉為其難地同意美國政府的決定；一方面又提出以談判來解決此一問題。這一「抗議」充份地顯示中共對於雷根政府的決定的無奈，但又設法繼續糾纏美國，希望進一步達到阻止軍售的目的。要求美國政府，訂出結束軍售的期限。（註三）

爲了進一步對雷根政府施壓力，中共決定「玩蘇聯牌」。這是中共邀請羅馬尼亞總統賽奧斯古（Nicolae Ceausescu）訪問北平的主要原因。四月十六日賽奧斯古與鄧小平會晤以後透露，他相信中共與蘇聯將採取直接談判的方式解決長期的紛爭。他表示，羅馬尼亞主張基於平等、尊重主權和獨立的原則，消除雙方的歧見。（註四）他同時也透露他與鄧小平會談時，也討論到對臺灣的問題。羅馬尼亞支持中共對「臺灣問題」的立場，要求美國完全放棄對臺灣的支持。（註五）從賽奧斯古的談話中所顯示的意義：一則表示中共已經接受蘇聯共黨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在塔什干的呼籲，以實際行動來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一則透過羅馬尼亞的關係，間接對美國施壓力。

針對中共的壓力，美國副總統布希（George Bush）在訪問亞洲之際，特別安排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布希此行的目的是轉交雷根致中共領導人的信件，向中共說明美國的立場。據陪同布希訪問的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何立志（William Holdridge）於五月七日在杭州表示：此次訪問對於美國出售武器問題佔重要地位。（註六）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布希在北平與鄧小平作了兩小時的會談。這次會談的主題集中在軍售問題方面，儘管布希表示這次會談使中共領導人獲得諒解，但實際上雙方的歧見僵持如故。依照美國駐北平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透露：「臺灣關係法」規定美國有義務向臺灣提供武器，故這次會議不會討論廢除「臺灣關係法」問題，唯布希再度向中共承諾美國與中華民國（臺灣）維持非官方關係。（註七）這一談話等於暗示美國對於軍售問題的立場並沒有改變。

在布希訪問結束以後，中共方面立即公佈由國務院起草再經雷根簽名的三封信件。這三封信分別寫給鄧小平、趙紫陽和胡

耀邦。這三封信的歸納起來的內容共分爲四點：一、因爲雙方正面臨着蘇聯及其衛星國日益增長的威脅，促成雙方找尋一個穩定的合作的基礎，加強雙方戰略合作。二、對於臺灣問題的解決，希望依靠遠見和政治家氣魄來減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並建立一個長期友好和合作的架構。三、美國堅決地遵守建交公報所認同的立場，只有一個中國，我們將不允許美國人民和臺灣人民之間的非官方關係，削弱我們對這個原則的承諾。四、承認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告臺灣同胞書」的立場及同年九月三十日葉劍英的九點建議。（註八）故雷根表示「支持和歡迎任何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決定。正因爲如此，我們欣賞貴國政府爲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所採取的政策。」五、「在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有所進展的情況下，我們預期臺灣對武器的需求爲自然遞減」。這就是說中共如果真的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美國政府願意減少對中華民國的軍售數量。（註九）

上述的主張祇是雷根政府的片面主張，並不完全符合中共的要求。因爲中共的目的是從根本上廢止「臺灣關係法」，要求美國停止出售武器或明確規定一個停售的日期。（註一〇）但是雷根政府並未接受中共的要求，於是雙方又進入秘密談判的階段。

六月二日，美國國務次卿史托塞爾（Walter J. Stossel jr.）在「中（共）美貿易協會」演說時提出警告，如果美國與中共對於軍售問題無法解決歧見，將是一項重大的不幸，而唯一獲利的是蘇聯。史托塞爾指出，美國接受中共的立場，承認祇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方案，與中共維持穩定和永久的關係。從史托塞爾的談話中證明，美國祇是遵照建交公報的原則，唯對於軍售問題仍然沒有明確的解決。

由於雙方對軍售問題相持不下，至六月六日根據美國新聞週刊（news week）透露，美國政府爲了尋求與中共的妥協，同意逐步減少出售武器給我國政府。其實雷根在信中所提幾點，可以說在「上海公報」和「建交公報」中已經提過了，毫無新意，祇不過是重申過去的主張而已。但中共的目標並非在此，它真正所重視的是要求美國終止出售武器給予中華民國政府。

雷根政府鑑於中共對於軍售問題不斷地向美國施壓力。據說美國政府應付中共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由國務院草擬兩個方案來應付。第一個方案幾乎完全接受中共的要求，對於中華民國軍售案採取逐步減少的方式，最後停止出售。第二個方案的措詞含糊，表示對於軍售問題「並非永久無限期」地繼續。當時國務卿海格向雷根的建議，即主張接受前案。第二種說法是

國務院向白宮提出三個方案：甲案是接受中共的要求，設定限期逐漸中止對臺灣的軍售；乙案是不設限期，但以措詞含糊的方式表明對臺灣軍售將會減少；丙案是採取對中共強硬的姿態，拒絕中共的抗議，不再讓步，對中華民國政府軍售計畫繼續進行。當時海格因為以色列進軍貝魯特，國內外輿論的反應頗為強烈，中東問題亟待解決，暫緩處理軍售問題。至一九八二年六月待白宮宣佈海格辭職後，他才匆匆呈送給白宮，雷根不同意國務院所擬的第一方案，令將第二方案與第三方案合併處理。（註一二）這是軍售問題一個關鍵性的決定，以後舒茲（George P. Shultz）接任國務卿就是根據這些原則而與中共談判。

貳、經過秘密談判再度發表聯合公報

由於何立志所草擬的原案中，有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條件，此一消息一經洩露，立即引起保守派人士的憂慮。同年七月三十日，保守派的共和黨籍國會參衆兩院議員共同拜訪雷根總統，勸告雷根政府不應接受中共的勒索。當時雷根親自告訴他們，不要聽信華府政治圈內的謠傳或作種種的揣測。唯根據應邀參與白宮特別簡報的國會議員證實，美國政府已經確定兩項基本原則：一、是美國對臺灣軍售的質與量將不超過現行幅度；二、美國方面對於臺灣軍售沒有設立明確的限期。（註一二）

爲了解決雙方的歧見，中共與美國又進入微妙的秘密談判階段。由於美國國務卿海格辭職，新任國務卿舒茲接任，中共領導人感到已不可能改變雷根政府既定的立場。經過雙方互相讓步，終於在八月十七日發表了「聯合公報」，世稱「八·一七公報」。分析這次「聯合公報」的內容，雖然共分爲九點，但歸納起來可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三點，除了重申「上海公報」和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雙方簽訂的「建交公報」的原則外，在第二點中指出：「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的問題，在兩國談判建交過程中沒有得到解決。中方聲明在正常化以後將再次提出這個問題。」（註一三）從這一段話可以瞭解，中共與美國這次談判的主題，就是討論美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軍售問題。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五、六、七共四點，這是公報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中第四、五兩點中是陳述中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願望與美國「理解和欣賞」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共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以及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葉劍英的九點和平談判的建議。公報中說：「『中國』指出的九點方針所表明的『中國』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臺灣問題上出現的新形勢

也爲解決中（共）美兩國在美國售臺武器問題上的分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基於中共謀求臺灣問題上尋求和平解決的誠意，故公報第六點說：「考慮到雙方的上述聲明，美國政府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從上述兩點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瞭解，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出售武器，完全考慮到中共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爲前提。

分析「公報」第四、五點所指中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願望與美國對中共願望的「瞭解」與「體諒」的涵義，可以很明白地瞭解：原來美國與中共在談判的過程當中，美國一再要求中共公開聲明和平解決臺灣的立場，以作爲美國逐步遞減出售武器的先決條件，但爲中共所拒絕。現在公報陳述中共的立場，我們可以說這是中共的一種姿態，也可以解釋爲一種策略上的讓步。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政策就是維護此一地區的和平。遠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之時，周恩來即表示願意與美國談判，解決「臺灣問題」。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要求中共當局先行宣告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爲談判的先決條件，遭到中共的反對，談判因而作罷。（註一四）以後美國在「上海公報」中，也堅持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立場，現在中共提出的主張，顯然是符合美國一貫的立場，當然爲美國接受。但我們認爲中共提出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是一種虛假的姿態，也可以解釋爲這是一種策略上的讓步，因爲祇有這樣做，美國才同意在公報中以較明顯的文字敍述對軍售問題的立場，唯如何正確瞭解公報的含義，必須從全文解釋公報的精神，不可斷章取義，以免引起爭執。

這部分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第六點，文中指出對臺灣銷售的武器在質或量上都不會超過雙方建交後美國提供中華民國的水準。這一段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中共已經達到了預定的目的，但仍然值得商榷。因爲「質」和「量」的標準究竟如何？是否這種標準應由美國政府自行決定？抑依從中共的要求？這兩個字在解釋時將有很大的彈性。

基於中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前提，公報第七點中指出：「爲了使美國售臺武器這個歷史遺留的問題，經過一段時間最後得到解決，兩國『政府』將盡一切努力，採取措施，創造條件，以利於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這段文字將來也是引起爭執的問題之一。文中所指的「一段時間」究竟有多長？依照一九八一年十月黃華在華盛頓向國務院提出的要求，美國武器銷售以

後逐漸減少，至一九八六年完全停止。那麼文中所指的「一段時間」，是否就是暗示美國接受中共的要求，或另有其他的秘密諒解？以後美國政府出售武器給我國，所持的標準又如何？如中共堅持美國應「逐步減少」軍售的數量與質量，繼續攻訐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美國將如何應付中共的糾纏？這個問題將成爲雙方爭論的焦點之一。

其次，依照第七點規定，美國「將盡一切努力，採取措施，創造條件，以利於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究竟雙方應採取什麼措施，創造什麼條件，從根本上來解決軍售問題呢？依照中共當初的要求：除逐步減少出售武器數量和明確規定中止出售的期限外，美國應修改「臺灣關係法」，承認中共對「臺灣」的主權，唯從這次公報的內容分析，中共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因爲公報仍然表示「認知」中共對臺灣的主權，並沒有「承認」，至於修改臺灣關係法則隻字也沒有提到。綜觀公報全文，我們可以說是一方的讓步交換另一方的讓步。這種互相讓步的結果，使「公報」的主要內容可以作出彈性的解釋。也因爲互相妥協的結果，中共絕不會以此爲滿足，必將運用各種方法與手段繼續糾纏美國。

公報第三部分是包括第八、九兩點和宣言一般原則。如第八點指出，雙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則」，加強其他方面的聯繫。第九點是陳述「雙方重申上海公報和建交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其實「上海公報」對於「臺灣問題」可以說是各說各話，沒有共同的立場，但對於反霸權問題的立場是一致的。目前中共已經放棄這一立場，由此可知，真正破壞公報精神的是中共而非美國。

由於公報的措詞相當具有彈性，尤其必須從全文瞭解公報的精神，爲了避免曲解公報的內容，使人產生誤解，雷根在發表聯合公報之後，同時也發表了一項聲明，說明美國政府對公報的立場：一、美國在公報中的立場完全符合「臺灣關係法」，並預料中共對「臺灣問題」繼續採取和平方式解決。二、美國正視中共在聯合公報中所述的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政策」。三、「臺灣問題」應由臺灣海峽兩岸人民自行解決，美國無意干預此一立場或影響臺灣人民的自由選擇或對臺灣人民施加壓力。此外，雷根特別在聲明中指出：「對臺灣人民所負的義務」與「長期個人的友誼對渠等福祉之深度關切仍屬堅定而未改變」。（註一五）當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系統在評論公報內容時，無意中與雷根政府的立場有距離，雷根總統親自打電話給該公司指出其錯誤。由此可見，雷根自己認爲這一公報並未如一般新聞報導所說的對中共讓步與退却。故雷根特別強調：「我從未

退却過，我們將繼續武裝臺灣，我們對臺灣有道義的責任。」（註一六）

其次，對於美國銷售武器給中華民國政府，在數量上與質量上不得超過中共與美國建交標準的明確的意義。美國國務院認為，軍售數量應依照一九八〇年出售的八億美元為標準，並把通貨膨脹因素列入考慮。依照這種說法，今後軍售最高的限額可能超過八億美元。至於公報中載明逐步減少對中華民國的武器銷售一詞的意義，美方一再表示：美國決定減少軍售，完全是根據中共對「臺灣問題」繼續地尋求和平政策為前提。如果中共改變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美國必然重新檢討立場。

（註一七）為什麼美國方面堅持「臺灣問題」必須採取和平解決的步驟？因為祇有採取和平解決的辦法最符合美國對亞洲的政策，故雷根總統在公報發表以後所作的聲明中強調：「我們對和平解決具有長遠利益與關切，本人此一基本立場絕不動搖」。

（註一八）事實上，這不僅是雷根本人的願望，也是美國的一貫的立場，如果中共破壞此一立場，必然會引起美國強烈的反應。當時負責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何立志也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中解釋美國對公報所持的立場，強調美國減少對中華民國（臺灣）武器的銷售，是基於和平解決的先決條件下作了承諾，故他說：「中共遵循和平解決臺灣的方針，美國才履行聯合公報的政策，逐漸減少對臺灣的武器銷售。」（註一九）這就是說美國政府執行「臺灣關係法」條款的規定，如果遵守中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先決條件，根本不需要武器，減少對中華民國（臺灣）的銷售是自然的推論。接着美國國務院在背景簡報會上，對公報第六點的「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所指的含義。美國國務院認為，這句文字無特定的時間限制。所謂最終解決將是如何一個形式？美國不願在此給予明確的定義，唯以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為前提。（註二〇）

參、對於公報內容中共報出不同解釋

當美國政府對公報的內容作了解釋以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就公報的內容也發表聲明。該聲明首先指出：美國出售武器給予中華民政府，「關係到中國主權的問題」，在雙方建交談判期間，這個問題當時沒有解決，故在建交以後，雙方繼續談判。最後雙方經過三次的談判，並依照「上海公報」和「建交公報」的原則來解決。如何解沒？中共方面却強調：「美國方面承諾售臺武器首先在性能和數量上不超過兩國建交以來近幾年的水平，逐步減少，並經過一段時間最後解決這個問題。這裏

所說的最後解決，其含義當然是指美國售臺武器經過一段時間必須完全停止。也只有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排除發展兩國關係中的障礙。」（註二二）中共除了片面解釋公報內容外，「人民日報」為此特發表社論，要求廢止「臺灣關係法」問題，拒絕承認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註二三）

「人民日報」在社論特別強調美國政府對出售武器應作出三項承諾：「一是它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的水平；二是它準備逐步減少對臺灣的武器出售；三是經過一段時間使這個問題得到最後解決。」而美國則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美國承認中國關於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一貫立場」。這是中共片面解釋它的立場（註二三）。至於如何解決「臺灣問題」？依照中共的說法：「臺灣是中國的領土，用什麼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純粹是中國的內政，美國無權要求中國就解決臺灣問題作爲它停止向臺灣提供武器的前提條件，否則就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註二四）這種說法不但片面解釋公報內容，斷章取義，而且又提出新的要求，必然與美國政府的立場發生嚴重的衝突。但是雷根政府不顧中共出爾反爾的作法，在公報發表以後，再度出售六十架F-5E戰鬥機給我國政府，再度引起中共的不滿。（註二五）

正當雙方對公報的字句發生爭執之際，同年九月一日中共「黨主席」胡耀邦在第十二屆黨代表大會報告時，又提到「八一七公報」的問題，強調中共決不屈服大國的壓力。（註二六）因此自「八一七公報」發表以後，不但無法解決雙方的歧見，反而製造新的分歧。

同年十月六日，中共「外交部長」黃華在紐約向「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發表演說時指出：「我們期待聯合公報的有關規定和承諾得到切實履行，使美國售臺武器問題早日徹底解決。」（註二七）黃華這段話的言外之意，美國應逐步減少出售武器給中華民國。但是雷根政府拒絕中共片面的解釋與要求。十月七日，就在黃華演說的次日，雷根於回答共和黨衆議員的談話時，重申美國政府將繼續執行「臺灣關係法」，美國對中華民國武器銷售的減少，完全依和平統一的進度而定。從黃華與雷根的談話可知，雙方立場的分歧甚大，根本無法妥協。

對於這個問題，一九八二年十月美國「斯坦萊基金會」（the Stanely Foundation）舉行美國外交政策研討會，在討論中共與美國關係之時，當時參與討論的學者認爲：對於美國政府出售武器給予中華民國政府乙事，美國並沒有自行束縛着手，

聽命於中共，美國軍售的質與量，完全基於中共以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願望而定，如果中共政策改變，美國仍有權利變自己的政策。（註二八）此外，去（一九八三）年七月「美國大西洋委員會」(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結合學術界人士，經過兩年的研究，發表研究結論時指出：假定中共遵守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美國也應遵守「八、一七公報」。言外之意，如果中共違反公報的精神，美國就不受公報的約束。從這兩個調查報告可知，雷根政府的立場受到學術界的支待。（註二九）

儘管雷根政府不接受中共的片面解釋，但仍與臺灣關係法中明文規定「美國將供應臺灣必要數量之防禦物質與服務，俾使臺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以及「總統與國會應依照法定程序，並完全根據其對臺灣之需要所作判斷，決定此種防禦物質與服務的性質及數量」，尚有一段距離（註三〇）。今年三月美國國務院對「八一七公報」內容的解釋，指出該公報「並未訂定逐漸減少武器售予的時期，也未規定終止售予的日期」。（註三一）這種解釋實為雷根政府重申過去的立場，與「臺灣關係法」所規定的內容較為接近。

肆、美國修改政策降低中共戰略地位

雷根政府所以不受中共降低外交關係的威脅，對中共態度如此強硬，這與美國國防政策的改變有重大的關係。自從阿富汗危機發生以後，從種種跡象顯示，近年來蘇聯對外活動的重點集中在以阿拉伯世界與波斯灣地區為主要的目標。波斯灣地區是西方國家石油來源的主要通道，雖然美國從波斯灣輸入的原油數量就整個石油消耗總量來比並不太多，但是西歐和日本工業生產所需的石油大部分皆仰賴波斯灣地區的供給，如西德每年從波斯灣輸入的石油達百分之五十，義大利、日本和法國則高達百分之七十。（註三二）由此可知，波斯灣實為西方國家的生命線，誰能控制這條線，就等於控制西方國家的生命。現在蘇聯積極地在此一地區擴張，對敘利亞實行軍經援助，對抗以色列，並且拉攏南葉門，鼓動利比亞對抗美國，並又軍援衣索匹亞。一九八一年八月，利、南和衣三國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使這一地區變成蘇聯的勢力範圍。為了配合在波斯灣和阿拉伯世界的活動，蘇聯的海軍開始大量地出現於印度洋一帶。印度洋是西方國家運輸石油的必經之地，西歐國家約百分之五十、日本百分之九十、澳洲百分之六十五的石油以及美國兩百萬桶的石油都須經過此一地區。（註三三）此外，另一跡象顯示，蘇聯為了支援其在印度

洋地區海軍的活動，乃極力爭取越南共黨的合作，支援越南共黨在中南半島的擴張，因而威脅到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與安全。綜合上述這些跡象，美國遂修正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政策，使亞太地區的戰略配合美國全球的戰略，其着眼點就是在維護中東地區的戰略資源不致落入共黨的手中，使中東的石油能够繼續供應西歐國家和日本的工業需要。基於這一目標，美國對亞洲的政策就是圍堵蘇聯的擴張，維護美國從西海岸至波斯灣海上的暢通。

基於上述的全球戰略目標，一九八二年六月美國國防部透露新的亞洲政策，其方針如下：

第一：當中東地區發生危機之際，美國武裝部隊立即由東北亞和菲律賓緊急抽調至波斯灣地區，以全力確保波斯灣至麻六甲海峽之間的航行暢通。依照此一計畫，在平時美國不再部署東北亞和菲律賓的武裝部隊，祇是鼓勵該地區各別國家逐步加強此一地區的防衛力量，一旦發生緊急事件，可以抽調上述地區的武裝部隊，不致形成防衛真空狀態。

第二、基於上述的構想，美國要求日本增加國防的支出，其增加率等於以日本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三來擴充國防力量，並把日本防衛線延伸至一千英里。

第三、加強韓國的軍事力量，美國為加強東北亞地區的防衛，建議韓國政府把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六用於國防，美國協助韓國政府軍事現代化。

第四、在軍事上援助中共，利用中共設法拖住中蘇邊境上的蘇聯武裝部隊；在政治上強調與中共的戰略合作，以圍堵蘇聯的擴張並維持世界的平衡。

第五、加強東協各國的力量對抗越南的擴張。依照美國全球戰略的考慮，越南的擴張與蘇聯海軍在金蘭灣的活動，形成雙重的威脅：一是越南對泰國和東南亞的威脅；一是蘇聯海軍威脅到美國西海岸到加西亞島的航行，故美國在菲律賓蘇比克灣的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對於其維護此一航道具有重要性以外，尚須設法加強東協各國的軍事力量和團結，以對抗越南的擴張。

第六、成立快速部隊，以應付中東的緊急情況。

這項新的政策最大的特點，就是把維護亞太地區的航道通行的責任，托付給日本及東協國家，特別寄望日本負起阻止蘇聯

太平洋艦隊南下的任務。因為太平洋艦隊是以海參威為基地，如果艦隊要進入太平洋地區活動，必須通過日本海不可，因此如欲限制蘇聯遠東艦隊的活動，祇要封鎖住日本北部三個海峽，即可有效阻止蘇聯遠東艦隊的南下。封鎖的方法可以在日本海佈置水雷，或以陸上為基地反潛飛機巡邏。日本海內共有兩個海峽，即位於本州與北海道之間的津輕海峽以及北海道東北角的宗谷海峽，它們是封鎖的適當地點，尤其是津輕海峽寬不到二十五浬，水深僅一五〇公尺，在軍事上最適合於佈雷的地帶。至於其他兩個海峽（宗谷海峽和對馬海峽）則佈雷較困難，但美國與日本為了戰略上的利益，必須設法佈雷，以阻止蘇聯海軍的南下，一旦戰爭爆發，日本自衛隊應設法儘速佈雷，封鎖海峽。

美國希望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一旦美國撤出亞太地區，日本的空中防衛線應延伸到一千英里。美國爲了使日本延伸其防衛線，一九八一年雙方在夏威夷舉行安全會議，美國要求日本成立十四個攔截機中隊，擁有三百五十架的飛機，以及七十艘驅逐艦和巡航艦，二十五艘潛艇和一百二十五艘 P-3C 反潛飛機。（註三四）一旦日本擁有這些力量，如同中曾根所說的：整個日本列島將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使日本負起三大任務：一、防範蘇聯飛機侵犯日本領空；二、完全徹底控制通過日本列島的三個海峽；三、確保和維持海洋的交通航線。

美國擬定的新亞洲政策，就是降低中共對美國在亞洲的職務地位，不再寄望中共在反對霸權擴張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影響的結果，也使中共無法利用「平行戰略利益」和「全球戰略利益」向美國勒索的藉口。

伍、中共改變過去立場採取反美外交

雖然美國已經降低中共的戰略地位，不受中共勒索，故對中共採取強硬的姿態，不致於處處受制於中共，但仍沒有完全忽視中共反蘇的價值，以及中共武裝部隊牽制蘇聯的重要性。美國這種政策經過長久歷史形成的，遠在一九五〇年代，美國圍堵政策的起草人喬治·肯南 (George Kennen) 曾經指出：如以中國大陸的人口與資源，結合蘇聯的科技，必威脅亞洲國家的安全，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該法難間莫斯科與北平的關係，防止他們結合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註三五）最近「美國太西洋委員會」也認為中共可以牽制四分之一的蘇聯武裝部隊，抑止北韓的活動。爲了美國的利益，美國應極力避免使把中共再度回到蘇聯集團中。（註三六）

由於這種客觀環境的改變，中共既然不滿美國政府對公報內容的解釋，但爲了自己的利益，不可能要求美國進一步舉行談判解決公報的歧見，又不敢採取降低外交關係的方式使自己處於不利的地位，最後祇好打出一張王牌，以改善與蘇聯的關係，擺出破壞美國國家利益的姿態，迫使雷根政府讓步。基於這種策略，一九八二年八月中共正式派遣「蘇聯及東歐事務司司長」于洪亮以視察大使館業務的名義，訪問蘇聯和東歐。據中共「副總理」萬里於同年九月十六日在東京的透露，這是中共主動地派遣代表與蘇聯接觸，希望真誠地解決邊境問題。（註三七）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中共「外交部」正式表示將與蘇聯舉行邊境談判，但需經過適當的時間準備。這就是說這次的談判祇是試探性的。接着九月二十六日布列茲涅夫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再度呼籲改善雙方的關係，並認爲與北平關係正常化是高度的優先。（註三八）蘇聯爲了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不但在中共僞「國慶」的前夕致電熱烈祝賀，並且莫斯科「蘇中友協」還舉行電影晚會。十月一日當天，蘇聯的電視臺特別在黃昏的黃金時段放映十分鐘有關中共新聞紀錄片。（註三九）這是二十年來中共的影片首次在蘇聯境內出現，同時也說明了蘇聯採取實際行動改善與中共的關係。同年十月三日，蘇聯副外長伊利契夫（Leonid Illicher）抵達北平，與中共舉行談判前的預備會議。（註四〇）至今（一九八四）年三月雙方業已舉行了第四輪的談判，「磋商」雙方共同關切的問題，但並無顯著進展，中共顯然是在「玩蘇聯牌」。

除了「玩蘇聯牌」外，中共還在第三世界推行反美的政策，這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總理」趙紫陽率領「外交部長」吳學謙等六十六名隨員訪問非洲十一個國家的原因。趙紫陽訪問非洲的目的有三點：一、反對霸權主義；二、反對南非法種族主義、以色列擴張主義；三、宣揚建立國際新秩序。當十二月二十一日趙紫陽在埃及訪問時表示，以色列必須撤出一九六七年所佔領的阿拉伯土地，其中包括屬於阿拉伯國家土地的耶路撒冷；必須恢復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權利，其中包括返回家園、自決和建立國家的權利。（註四一）這種主張與一九八二年九月沙烏地阿拉伯在摩洛哥菲茲（Fez）舉行的第十三屆阿拉伯高峰會議上所提的解決中東問題的建議頗爲相似，但與美國解決巴勒斯坦問題背道而弛。中共所以這樣做，就是推動反美的統戰外交，以支持阿拉伯國家的立場，達到反對美國的在中東的外交政策。

至去年一月十三日，趙紫陽在非洲南部坦桑尼亞（Tanzania）訪問時，於記者招待會上宣告中共對南部非洲的對策：

、中共反對以古巴從安哥拉撤軍，作為南米比亞（Nambia）撤軍和實現南米比亞獨立的先決條件。二、中共支持非洲南部「前線國家」（front-line states）對抗南非。三、中共支持南部非洲「各民族解放組織」共同團結起來。四、中共承認安哥拉政府。這些主張完全破壞美國對南部非洲的政策。由此可知，這次趙紫陽訪問非洲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展反美政策，企圖利用第三世界國家對美國施壓力，可能要求美國對「臺灣問題」讓步的條件。然而當前第三世界國家的情勢，畢竟與一九六〇年代不同，中共這種作法不但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引起雷根政府強烈的不滿，並從根本上破壞了卡特政府時期與中共建立關係的架構，結果必然引起美國政府相對的報復。

美國對中共報復的行動，就是雙方在紡織品談判時所採取強硬的態度。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七日，美國與中共在華盛頓所簽訂的三年紡織品協議，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已到期，當時中共「副總理」薄一波代表中共方面出席會議簽字，卡特總統在簽字儀式中強調雙方關係的重要性，他說：「這一關係是國際舞臺上和平與穩定的新的重要力量。」（註四一）然而不到三年，美國與中共關係惡化，美國從紡織品輸入對中共設限。中共認為，美國政府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所公佈的與中共紡織品談判限制細節，其中限制品類數量配額達三十二項之多，對於雙方貿易影響甚大，引起中共方面強烈的不滿。（註四二）但是美國政府的看法却不同，美國四個紡織最大輸入地區，以中共的成長率最大（中國大陸的成長率佔百分之五十，中華民國佔百分之十一，香港佔百分之七・四，韓國實際上減少為百分之三）。（註四四）另一項不成文承諾，美國無意由中共紡織品來取代其他三個地區的紡織品。

另一個原因是，由於經濟的不景氣，美國南部地區的紡織業深受到打擊，故美國南卡羅萊州衆議員甘姆貝（Cassell Campbell）致函雷根總統，希望美國與中共紡織品談判不宜再增加紡織品配額。（註四五）因此在去年八月雙方對於紡織品配額數量問題展開談判，一開始美國就對中共採取強硬的立場，限制中共紡織品輸美的數量，結果使談判陷入僵局。美國政府所持的理由是：一九八二年美國與中共雙方貿易總額共計五十三億美元，中共輸美紡織品總數達百分之三十九；如以一九八二年前十個月雙方貿易與一年前同一時期相比，美國輸往中國大陸的產品減少百分之十三，反之，中共輸往美國的產品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目前雙方的貿易差距甚微，祇有百分之五十二與百分之四十八之比，美國仍然順差六億五千五百六十萬元。（註四六）

依照美國方面的看法，從每一季貿易數量來計算，自一九八二年第一季到第二季，雙方之間的差距祇有百分之十，即相差三億一千四百一十萬美元；第三季與第一季相比，實際上美國出現逆差，相差一千五百萬美元；十月份的貿易數量相等，美國從中共進口共計一億七千六百七十萬美元的產品，而美國輸往中國大陸的產品共計一億八千一十萬美元。如果把其他服務和結匯一起列入計算，則美國對中共沒有順差可言。依照美國駐北平大使館的統計，一九八一年美國與中共雙方貿易無法統計的逆差達四億五千萬美元，一九八二年這種逆差將增至五倍。

這種看不到的逆差最大的數字就是觀光的支出。在一九八一年有十萬名美國人前往中國大陸旅遊，如果每位觀光客在中國大陸停留十四天，每人每天以一百二十美元計算，將消耗總數約一億六千八百萬美元。反之，中國大陸實際上沒有一位觀光客前往美國訪問，而中共祇是派遣官方訪問團前往美國，在一九八一年共計有四千一百人，每人每天祇花費二十五美元，包括中共留學生和向美國移民的人數在內，其所花費僅二千五百萬美元。由此可見，美國在觀光方面的支出甚高，超過中共方面甚多。基於上述的統計可知，雙方貿易的差距甚微，然而中共却不斷地糾纏，要求美國提高紡織品的配額，故美國政府拒絕中共的要求，使雙方的談判陷於僵局。

當雙方的談判陷入僵局之時，美國負責談判的首席代表墨菲 (Philip Murphy) 告訴中共代表李登山說，如果紡織品談判無法達成協議，美國政府將採取片面的行動，限制中共紡織品輸美的數量。美國政府爲了迫使中共方面接受談判條件，單方面地宣告對中共紡織品輸美數量的設限。當時中共代表李登山希望在談判未達成協議之前，要求美國不要單方採取行動。然而美國政府不接受中共方面的建議。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四日美國貿易特別代表布洛克 (William Brock) 宣告依照美國規定的標準，限制紡織品輸入。中共指責美國政府這種作法「完全違反了中美貿易關係協定和國際貿易的慣常作法」。(註四七) 一月十九日中共隨即採取報復的措施，由「對外貿易部」宣告停止執行在一九八三年自美國進口棉花、人造纖維及黃豆的新契約，並且也計畫減少美國其他農產品的輸入。(註四八) 中共這種報復的措施，對於美國整個貿易數量並無多大的影響，反之却使中共一向靠廉價勞工生產的紡織品傾銷政策蒙受極大的損失。兩相權衡的結果，損失的仍是中共。

至此，中共與美國的關係由對「八、一七公報」的解釋引起的歧見，到發展紡織品談判陷入僵局，使雙方的關係愈來愈惡

化。一九八三年二月初，美國國務卿舒茲前往遠東訪問十二天，趁機訪問北平，他希望利用這次機會親自與中共領導人談判，設法消除中共與美國之間的歧見，並期望對東北亞與朝鮮半島等問題尋求與中共的合作。舒茲在北平期間，與中共「總理」趙紫陽、「國防部長」張愛萍、「財政部長」王丙乾和「外交部長」吳學謙等會晤，討論有關「臺灣問題」、科技轉移、經濟貿易和紡織品輸美等問題。趙紫陽在與舒茲會談以及接見美國記者之時，雖然表示接受美國總統雷根的邀請訪問美國，但却一再強調雙方最大的障礙是「臺灣問題」。（註四九）

經過四天的訪問，舒茲表示：趙紫陽已經接受雷根總統的邀請訪問美國，並謂今年五月美國商務部長包爾德里奇將訪問北平及吳學謙將訪問美國；同時還透露美國國防部長溫柏格也可能訪問中國大陸。由此顯示這次舒茲的訪問中國大陸，雙方關係出現改善的徵兆。迨舒茲離開北平前往漢城之後，中共以新華社記者的名義指出，這次舒茲之行，雖然增進彼此的瞭解，但雙方的歧見仍未消除。又據新華社記者周立方、朱敏之透露，中共領導人仍然提到出售武器的問題。如不解決這個問題，中美之間就無法建立相互信任，兩國關係也不能健康發展。（註五〇）此外，這項報導也透露出中共對雷根政府的不滿之處甚多，例如：一、去年美國高級官員出席中華民國駐華府協調會舉行的國慶酒會。二、增設波士頓領事館。三、美國出售武器超過美國政府自己公佈的最高限額。四、其他有在經濟、貿易、文化、科技交流方面對中共歧視。（註五一）由此可知，舒茲的北平之行並未消除雙方的歧見。

陸、雙方關係惡化舒茲奔走無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紡織品談判失敗以後，不久又發生了一九一一年發行的「湖廣鐵路債券」問題。這個問題早在一九七九年時即已開始，當時債券持有人賈克森（Russell Jackson）和其他八位，向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提出控告，要求中共賠償這筆債券和利息計四千多萬美元。美國法院遂通知被告一方——中共「外交部長」黃華出庭辯護，黃華拒絕出庭。去年九月一日，阿拉巴馬州聯邦法院作了缺席裁判，要求中共償付四千一百三十餘萬美元。（註五二）如果中共對美國法院的判決置之不理，原告將要求美國法院強制執行上述判決，扣押「中國政府」財產。（註五三）

阿拉巴馬州聯邦法院的裁判，使中共相當難堪。因爲一個美國法院居然傳審中共的「外交部長」，故在今年二月舒茲國務卿訪問北平之際，吳學謙就美國法院對「湖廣鐵路債券」作「缺席裁判」乙事向舒茲遞交備忘錄，提出四點理由拒絕美國法院判決：一、「中國」根據國際法，享有主權豁免，不受任何外國法院審判；二、中共認爲，「所謂湖廣鐵路債券是喪權辱國的清朝政府，爲維護其反動統治和鎮壓人民，勾結在華劃分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列強，加緊壓迫和掠奪中國人民的產物。對於這類舊外債，『中國政府』理所當然不予承認。」三、「中國」作爲一個主權國家享有司法豁免權，美國地方法院對一個主權國家作爲被告訴訟，行使管轄權，完全違反國家主權平等的國際法原則，違反聯合國憲章。如美國政府強制執行上述判決，扣押「中國」在美國的財產，「中國政府」保留採取相應措施的權利。四、中共要求美國政府積極負起責任，妥善處理此案，不使影響雙方正常的經濟貿易。（註五四）

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署名傅鑄的文章，批評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的判決，嚴重違反國際法。文中指責這一判決完全是「把一國的國內法強加於別的主權國家」。（註五五）該文最後提出警告說，如果美國法院一意孤行，強制執行判決，扣押中共在美國的財產，中共也將採取相對的措施，美國政府應負嚴重後果的國際責任。（註五六）

次（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又以新華社記者的名義撰文批評雷根總統接受「人間世」（Human Events）雜誌訪問的談話。雷根在接受訪問時指出，美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武器的銷售，完全根據中共是否以和平方式合起來，成爲一個中國，那就沒有任何必要向臺灣出售武器了。」（註五七）雷根強調美國將恪守臺灣關係法，應隨着時間推移，減少向中華民國政府出售武器。雷根並說：「在我們發展同中國的關係時，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在這一地區的其他朋友。我們有義務保持與臺灣人民的關係，他們同我們有着長期而光榮的關係。」（註五八）其實雷根這次談話，完全符合美國對華軍售一貫的政策，但「人民日報」却認爲這次談話是「嚴重的倒退」，並且指出，如果雷根總統要想與中共保持良好的關係，就必須信守「建交公報」與「八·一七公報」的內容。（註五九）

二月二十八日，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對於「臺灣關係法」通過兩項決議。決議說：臺灣的將來應採取和平的方式解決，不得採取脅迫的手段，此種解決的方式應符合國會制定的法律與中共和美國所簽訂的公報。（註六〇）然而

「人民日報」又指責這兩項決議是「干涉中國的內政」。並且強調，如果解決臺灣問題要符合美國的法律，絕對違反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

就在中共不斷地攻擊雷根政府對「八、一七公報」內容解釋之時，不知是有意或無意地，雷根又談論到中華民國問題。同年三月二十五日雷根總統在白宮接見一羣美國中學生時說：「臺灣問題」將繼續是中共與美國關係上一個「一碰就疼的地方」。（註六二）他特別強調：「我們不相信，爲了交一個新朋友，我們就拋棄一個長期盟友和朋友——在臺灣的人民」。（註六二）中共認爲雷根在談話時一再提到「臺灣政府」，這「完全是霸權主義者的口吻」、「干涉中國內政」，最後中共要求雷根不要「玩弄兩面手法」，履行「八、一七公報」中的承諾。（註六三）這段時間內，中共不斷地採取批評美國政府的作法，以表示對雷根政府的不滿。

當中共與美國關係處於低潮之際，也使第五次紡織品談判仍陷於僵局，影響到中共紡織品銷美，又因美國政府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席位，中共不願加入，無法向亞銀貸款，直接影響到中共經濟建設的計畫，間接使現代化計劃受到挫折，情勢的發展對中共愈來愈不利。儘管鄧小平一再表示中共無求於美國，但國際政治極爲現實，當中共「玩蘇聯牌」失敗以後，採取筆戰與糾纏的方法，皆無法獲致預期的效果，中共祇好運用所慣用的統戰伎倆，以使與美國關係不致過份的惡化。

爲了防止與美國關係繼續惡化，中共乃邀請美國衆議院議長歐尼爾（Thomas O'Neill）訪問北平。這次邀請，顯示出是中共在玩弄兩面手法，企圖透過歐尼爾的關係，不使雙方關係進一步倒退。三月二十八日歐尼爾抵達北平訪問，受到中共方面熱烈的歡迎。當時擔任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彭真在與歐尼爾會談時指出：「雙方應該從長遠看，從全局看，這樣兩國關係中存在的障礙就可以克服」。（註六四）在這次會談時，彭真仍然提到「臺灣問題」是「兩國關係的癥結所在」。彭真認爲解決這個問題並不難，祇要遵照「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中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而美國政府也曾多次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既然如此，只要美國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停止干涉中國人民統一祖國的大業，臺灣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註六五）最後他呼籲兩國的立法機關爲消除雙方的障礙而努力。從這些談話可知，中共在宣傳的語氣已經開始轉變，這給予人的印象是，雷根政府不但違背過去美國政府所簽訂的公報內容

‘同時也拒絕遵守自己簽字的公報，使局外人對雷根政府產生誤解。

三月二十九日趙紫陽在接見歐尼爾時公開承認，舒茲國務卿的訪問北平對於雙方關係並無多大的改善，但表示雙方關係應從長遠觀點來看是樂觀的。他強調指出：「兩國關係只能在互相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才能發展。」（註六六）最後他也希望歐尼爾在發展雙方關係上起了積極的作用。此外，鄧小平在與歐尼爾會談時，也希望他對於消除雙方歧見，建立相互信任，作出努力。這就是中共對他的統戰。然而就在歐尼爾訪問北平之時，中共英文「中國日報」以不尋常強硬的語氣，指責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破壞「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註六七）從中共這種行動可知，它對美國當前的政策是採取又聯合又鬭爭的策略，在不放棄既定的立場之下，轉向企圖爭取美國國會的同情與支持，使美國一般人民與國會議員對雷根政策產生誤解，間接對雷根政府施壓力。

柒、胡娜事件震撼引起中共報復措施

正當中共加強對美國統戰之際，四月四日雷根政府宣佈給予中共網球明星胡娜政治庇護。美國這一行動，使雙方關係立即陷於低潮。按中共網球選手胡娜是於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在北加州聖塔克拉拉市參加「聯邦杯」世界女子網球賽時，趁隙而投奔自由的。中共爲了防止美國政府給予胡娜政治庇護，可以說是費盡心血，用了一切的壓力。同年八月十七日中共「外交部」召見美國駐中共大使恒安石（Arthus Hummel），要求美國政府送還胡娜。接着在十月二十五日鄧小平接見日本公明黨主席竹入義雄時，指責「胡娜事件」是一項「卑鄙的詭計」。（註六八）當這些手段無法奏效以後，中共又發動親情攻勢，由胡娜的雙親勸告胡娜返回中國大陸，並且在舒茲訪問北平之時，胡娜父母托他攜帶禮物轉給胡娜。由於中共對胡娜事件強大的壓力，使美國移民局在處理胡娜的政治庇護問題一再延期。當時美國輿論界對於美國政府受到中共的壓力遲遲不批准胡娜的政治庇護，深表不滿。去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國國家廣播公司（ABC）播放了胡娜的訪問，立刻引起了美國社會大衆的同情與支持，美國司法部在各界的輿論壓力之下，終於批准給予胡娜「政治庇護」。

當胡娜投奔自由事件發生以後，中共唯恐胡娜的投奔自由對其他中共留學生產生影響，乃運用一切可能的壓力，要求美國

政府遣返胡娜，經過八個月的活動，仍舊失敗，這對中共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在美國司法部批准胡娜「政治庇護」的次日，中共「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胡娜事件是美方長期策劃，蓄意製造的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註六九）

接着，中共對於此一事件，立刻採取多項的報復行動。首先，四月六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韓敘召見恒安石，照會美國政府，抗議給予胡娜政治庇護，認為這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四月七日中共「文化部」及「中華全國體育會」宣佈，停止今年九項「中美文化交流活動」。（註七〇）同時胡耀邦在接見瑞典共產黨主席韋爾納時，指責美國政府對胡娜的政治庇護，是「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行爲，是霸權主義的表現」。（註七一）從這些反應可知，中共對於胡娜事件的強烈的不滿。

中共對美國的報復，不但沒有獲得支持，反而引起一般輿論對雷根政府的同情，認為中共的作法反應過度，更不懂美國的法律程序和政治制度。不過也有人認為中共所以對一個年輕女網球選手的庇護事件，反應如此強烈，祇不過是借題發揮而已，實在沒有必要。這些論調對於中共頗為不利。故在胡娜事件以後，鄧小平與日本前外相櫻內義雄談話時透露，最近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惡化，主要原因是「中國需要美國，多過美國需要中國」，如果雷根政府仍然堅持這種觀念，雙方的關係前景「難以預測」。（註七二）鄧小平的談話，等於提醒一般人士，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並非胡娜事件，主要仍是「臺灣問題」。接着，中共透過香港「文匯報」說明目前中共與美國關係的嚴重倒退，「主要原因不在胡娜事件，不在貿易交流的數量與品種，而在於美國雷根政府頑固地推行『兩個中國』或『一個半中國』的政策。」（註七三）特別是中共方面獲悉「八、一七公報」發表以後，美國出售給中華民國的軍事武器在一九八三年度達八億美元，一九八四年為七億八千萬美元。中共除了抗議之外，毫無辦法，在這種無計可施的情況下，祇好暫時與美國妥協，故鄧小平向櫻內義雄表示，中共正在努力設法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包括派遣章文晉擔任駐美大使。（註七四）

章文晉的任務是設法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他在抵達華府接任以後，隨即舉行盛大的酒會招待各方，以示友好，藉機籠絡美國各界人士，但他並未忘記阻止美國出售武器的任務。五月二日章文晉在紐約的「美、中（共）關係委員會」午餐會中提醒與

會人士，中共與美國主要的障礙仍是「臺灣問題」。他特別指出，美國在一九八三年及一九八四年銷售武器的數量超過近年的標準。章文晉也談到美國對中共的貿易問題、科技轉移等問題並表示不滿，最後要求美國嚴格遵循「八、一七公報」的精神，雙方的關係才能發展。

從「八、一七公報」發表到章文晉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獲得一個初步的印象，即中共正在製造一種輿論，宣傳雷根政府違反「上海公報」、「建交公報」以及「八、一七公報」的精神，不尊重中共主權，干涉中國內政。這是當前中共對美國統戰的主要的策略。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中共故意片面曲解公報內容，斷章取義，把美國一貫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立場，一筆抹殺。也因為雙方對這種基本立場的差異，是當前雙方爭執的關鍵所在。

為了瞭解爭執的真相，拆穿中共虛偽的宣傳，有必要重申引述其他公報的原文。按「上海公報」對臺灣問題可以說是各說各話，中共陳述他們的立場，美國聲明自己的觀點，茲引述公報的原文說：

「雙方回顧了中美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嚴重爭端。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臺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決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在製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國方面聲明：

「美國認識（acknowledge）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這一立場不提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着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註七五）

再看雙方建交公報的內容，對於「臺灣問題」仍然沒有達成任何協議，該公報共分為四點：一、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雙方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二、美國承認中共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臺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

三、宣示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一)「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二)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三)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於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四、美國認知中共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五)雙方關係正常化對雙方有利，並對亞洲與世界和平事業有利。

四、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雙方互派大使。

從這個公報的文字來看，最重要的部分以及以後引起爭執的部分，就是公報第三點中的「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部分。美國祇認知中共對臺灣的地位宣告，並沒有承認 (recognize) 中共的立場。也因為這種原因，中共在公報建立以後，特別發表聲明，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臺灣問題曾經是阻礙中美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從中共特別發表聲明進一步證明，在雙方建交談判時，此一問題並沒有解決，如果當時真的解決，中共沒有必要再多此一舉。

我們所以要利用上海公報及建交公報的原文，因為祇有根據公報原來文字才能瞭解問題的真象，現在中共故意曲解公報內容，混淆視聽，製造形勢以迫使美國政府接受中共片面的解釋，這才是雙方爭執的焦點所在。

胡娜事件所引起的震撼猶未消失之際，中共又對美國支持中華民國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席位，甚表不滿。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共透過其他國家，表示有意加入亞洲開發銀行，去年（一九八三）二月，中共透過日本籍亞洲開發銀行主席藤岡正夫，表示願意加入亞洲開發銀行，但必須要排除中華民國的席位。此事引起多數國家的注意，美國政府雖然表示歡迎中共參加亞洲開發銀行，但堅決反對中共提出先決條件，以排除中華民國的席位作為入會的條件。因為依照亞洲開發銀行的章程，並沒有規定排除會員的條款，除非該會員違反規定。去年五月五日，亞洲開發銀行在馬尼拉召開年會，美國財政部長利根 (Donald Regan) 公開表示，中華民國有權利繼續擔任會員。美國政府在先前曾經表示，如果中華民國被排除出亞洲開發銀行，美國也將自行退出。

對於美國的立場，中共認為美國支持中華民國在亞銀的席位，是繼續推行其「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政策。中共乃以「中國法學會副會長」陳體強的名義，在亞銀年會開幕前夕，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強調：祇有聯合國會員國才有權代表參加「亞銀」，並且呼籲美國政府「以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為重，放棄錯誤的政策，嚴格按照中美兩國的建交公報和一九八二年的『八、一七公報』來指導自己在亞洲開發銀行的行動。」（註七六）美國政府並不重視這種論調，中華民國政府在亞銀廳位毫無動搖，益顯出中共無力感。

儘管中共不滿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但是中共目前所推行的四個現代化運動、重點建設、南海石油的探勘、對外借款、科技轉移、拓展貿易以及留學生的派遣等，都以美國為主，需要美國的大力支援，也因為這種原因，中共不希望與美國的關係繼續惡化下去。去年五月，中共同意美國商務部長包爾德里奇訪問北平，與中共「對外經濟部部長」陳慕華舉行雙邊商務貿易會議（the Bilateral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JCCT）。這個會議是美國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以後，增進雙方連繫的活動之一，雙方每年皆定期舉行此項會議，磋商有關經濟與貿易的合作。包爾德里奇訪問，象徵雙方關係的轉變。

這次訪問雙方討論首先集中在雙重用途科技轉移問題。中共方面抱怨美國限制高級精密科技轉移給中共，對於這個問題，今年二月份舒茲訪問北平之時，即已與中共「國防部長」張愛萍討論過。當時舒茲表示，將以個案為基礎來考慮出售殺傷性武器給予中共。一般而言，美國願意出售的武器是屬於短程防禦性的武器，並非長程攻擊性的武器。以後根據美國五角大廈的秘密文件透露：美國為了支持中共對抗蘇聯的軍事威脅，放寬科技的等，甚至考慮出售武器。（註七七）然而中共方面却藉機擺出姿態，要脅美國，表示祇要美國出售武器給中華民國政府，中共就不向美國購買武器。其次，關於貿易問題：去年中共與美國貿易總額共達五十億五千萬美元，較一九八一年下降百分之五・五，今年第一季貿易共計十億二千萬美元。雖然美國產品進入中國大陸增加，但農產品的輸入中國大陸却反而下降，美國順差祇有一億三千四百三十萬美元，與去年相較，美國的順差急速地下降。（註七八）從雙方貿易的數字來看，可知中共與美國關係的逐漸疏遠。

捌、商務部長訪平關係逐漸開始好轉

正當中共與美國關係好轉露出曙光之際，六月十四日美國泛美航空公司宣佈恢復臺北航線，使雙方關係又起了波浪。六月十六日中共「外交部部長助理」朱啓禎約見美國駐北京「大使」代辦傅立民，抗議美國政府批准泛美復航事件。根據這項照會透露，今年五月二十日，中共即照會美國政府，反對泛美航空公司的復航，但美國不重視中共的抗議，故中共認為美國政府「堅持」立場批准泛美復航，這種作法是「無視中國主權，傷害中國人民民族感情，損害兩國航空關係的行爲。」（註七九），同時中共「民航局國際司司長」李樹藩約見美國駐中共大使館經濟參贊卜道維，也遞交一封函件，要求美國政府另行指定一家不能飛臺灣的航空公司取代泛美業務，同時取消泛美航空公司從昆明——廣州——香港航線以及廣州白雲機場的緊急降落權利。

按泛美航空公司飛航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爭取中國大陸市場有密切的關係。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美國白宮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訪問中國大陸以後，雙方對於建立外交關係達成協議，同年九月泛美航空公司隨即停止飛往臺北的航線，並積極策劃爭取北平的航線，至一九八一年一月開始正式與中共通航。自從泛美航空公司與中國大陸通航以後，經過三年來的經營，從紐約——舊金山——北平的航運平均賣座不到三成。據泛美航空公司遠東區經理傅萊（John Foley）透露，泛美公司一年平均虧損三百萬美元。在此連年虧損的情況之下，這條航線已經成為泛美航空公司財政上極大的負擔，如果這種情形繼續下去，將使泛美航空公司有不勝虧損之苦，故它除了減少飛往中國大陸以後，並設法恢復臺北經東京至舊金山的黃金航線，這是促成泛美航空公司復航的主要原因。

此外，據泛美航空公司副總裁舒格魯（Martin Shugrue）表示，泛美航空公司所以決定恢復臺北航線，完全是基於在商言商之舉，其決定純粹是以營利為目的而發，可說是無可厚非。然而中共對泛美航空公司的恢復與臺北的航線，事先曾向美國政府提出照會。美國政府相應不理在先，泛美航空公司拒絕屈服在後，毅然恢復與臺北的航線，這給予中共相當大的難堪。相反的，中共所採取的報復措施不但顯得有氣無力，而且做法近乎幼稚。既然中共口口聲聲的強調此一事件事關「主權問題」的大問題，除了強硬抗議以外，祇是取消昆明——廣州的航線作為報復。但是據泛美航空公司亞洲區副總裁舒馬克（John Shoemaker）表示，泛美公司從來沒有使用這條航線，也沒有使用廣州緊急降落權。因此中共除了在口頭上嚷嚷以外，無法採取更有效的報復行動。其次，既然泛美航空公司虧損於前，誰還願意接替這條航線？美國政府也不可能要求強制其他航空公司

司做賠本的生意。再說，美國政府一再申言，如果中共取消泛美航空公司 在中國大陸的飛航權，美國將採取報復的措施。美國政府的堅定立場，使得中共不敢伸張，祇是要求與美國政府談判。不過泛美航空公司的復航已經成了事實，中共的要求談判祇是希望美國能在其他方面作爲補償，以挽回其面子損失而已。

美國對中共的補償措施，就是雷根政府宣告以雙重用途軍事科技出售給中共。在包爾德里奇結束訪問返回美國之後，即積極地促成放寬對中共出售科技的限制，結果與美國國防部長溫柏格發生極大的歧見，包爾德里奇和總統科學顧問開伏思（George Keyworth）主張出售雙重用途科技給予中共，而國防部長溫柏格以及主管軍事裝備和武器銷售的官員堅決反對出售具有軍事價值的任何科技給中共。國防部方面認爲，中共如獲得高級科技，必然會加強軍事能力，危及美國國家安全，最後雙方依照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雷根總統「對中共輸出管制政策指令」，討論如何出售雙重用途的科技。至一九八二年五六日，白宮又發佈一件秘密備忘錄，由雷根總統授權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William Clark）簽字，標題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輸出政策」，提出四項新的規定：一、輸出的高級科技高於蘇聯和東歐；二、除非發生足以引起對國家安全重大危險的情況外，輸出的技術對「中國」的能力有直接和顯著的貢獻；三、如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建議不發給許可證，應以較低品的科技代替輸出；四、核發許可證的手續必須加速。（註八〇）

根據雷根總統的指令，美國政府有關部門對於出售中共武器問題作了全面的檢討，最後決定把中共列爲「友好」而「非盟國」的等級。根據衆議院的美國與中共貿易特別小組主席斯維夫特（Al Swift）透露，新的方案中是把出售給中共的武器劃分爲「綠」、「黃」和「紅」三級。凡列入「綠」者無需美國國防部的同意；列入「黃」級者，採取個案審查的方式，決定是否可以出售；至於列入「紅」級者的科技，根本不予考慮出售。當美國對出售武器的等級劃分以後，中共向美國購買的高級科技，百分之七十五皆屬於「綠」級範圍者。

從美國對中共出售高級科技的過程來看，最初是把中共列爲G級，這是美國科技輸出管制最嚴的一級；一九七九年，中共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才把中共改爲Y級，與蘇聯和華沙公約組織屬於同一級。以後至卡特政府又把中共列爲P級，這是專屬於中共一個等級，介於蘇聯與埃及之間；現在又改爲V級，與南斯拉夫和印度同一等級。美國所以不斷地修正對中共出售高級

科技的等級，如同甘姆普 (Geoffry Kemp) 的看法：美國出售軍事武器給予其他國家，象徵一種友誼，以期獲得政治利益，藉出售武器可以建立一種友誼，也象徵雙方存在政治關係，提供武器就顯示了這種關係的存在。他特別指出，美國出售少數電子導向反戰車飛彈 (TOW antitank missile) 紿予中共，祇不過是一種象徵性的姿態 (symbolic gesture)，而並非平衡中蘇邊境上的蘇聯軍事武力。(註八一)

當美國政府內部作業完成以後，即宣佈放寬對中共雙重用途科技的設限，立刻受到中共的歡迎。至去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國總統雷根宣告，國防部長溫柏格將於今年九月訪問中國大陸，並與中共「國防部長」張愛萍商討雙方「互相關切的事宜。(註八三) 這是中共與美國關係回昇的徵兆。

玖、溫柏格到大陸訪問放寬科技輸出

中共與美國關係好轉的另一行動，就是紡織品談判的恢復。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日，美國與中共在日內瓦舉行紡織品談判，順利地達成了協議。按照該協議，中共輸入美國的紡織品每年將平均增加為百分之十一四，該協議的有效期間為五年，自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為止。同時中共也宣告恢復購買美國的農產品。

除了紡織品談判達成協議以外，另一項象徵雙方關係解凍的是：美國政府函知阿拉巴馬州聯邦法院，延緩「湖廣債券案」的判決；中共也決定派人出庭答辯。美國願意改善與中共的關係，最明顯的跡象就是同意美國參議員賈克森(Henry Jackson) 的訪問中國大陸。八月二十七日他與鄧小平會晤時，將一封雷根總統的信函轉交給鄧小平。據中共方面的透露：此一信函提及美國政府將繼續發展雙方的關係。唯鄧小平認為，目前雙方關係雖然已經好轉，但雙方的障礙還是「臺灣問題」，因為它涉及到主權的行使，希望以後不要繼續惡化。(註八四)

另一方面，中共願意與美國改善關係，是中共同意與美國舉行核子能合作談判。按中共與美國舉行核子能合作談判，早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即已舉行。當時美國堅持，中共如要求美國協助發展核子能和平用途，必須遵照「防止核子擴散條約」(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 的規定，也不能够把核子能轉移給第三國使用。然而中共拒絕

接受美國的條件。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與美國又召開了「關於合作和平使用核能會議」，結果仍然沒有達成協議。主要原因是國際間正在傳說，中共援助巴基斯坦發展核子武器。至去年中共的立場開始轉變，去年七月十一日中共派遣代表團訪問華盛頓與美國代表肯尼廸（Richar Kennedy）舉行談判，討論和平使用核能問題。同年八月十日，中共「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表示：中共願意加入國際原子能機構。但又說明，中共參加此一機構，並不意味着對防止核子擴散條約立場的改變。（註八五）八月十五日，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白萊克斯（Hans Blix）訪問北平，與中共方面討論有關在香港邊界附近建立核子能發電廠事宜。

中共以樂意與美國討論原子能和平用途合作事宜，主要的原因是近年來中共的能源發展不足，影響工業的發展。因為能源的消耗與工業成長有密切的關係，故能源使用的增加和結構改變，等於工業和經濟的轉變。近來來中國大陸的廉價能源已經耗盡，而原油的生產愈來愈昂貴，現有的油井漸漸有枯竭的趨勢，無法再增加生產，能源生產的下降可能使整個經濟的發展受到影響，而電力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關鍵，當煤和石油的生產無法滿足能源的需要時，中共祇好發展核子能發電廠，（註八六）這是中共決定與美國舉行核子能和平用途談判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見，儘管中共不滿意雷根政府對中華民國友好的政策，但情勢所迫，乃不得不與美國妥協。

去年九月五日，中共申請加入國際核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美國認為中共已經具有核子能力，現已列入友好非盟國的等級，故不堅持中共簽字核子擴散條約，唯要求中共不得協助其他國家發展核子武器。基於初步的諒解，九月十二日中共與美國核子能談判接近成功。十九日美國派遣以肯尼廸為首的三十一人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討論核子能科技售予中共的問題。（註八七）據報導雙方已經初步達成協議，但據最近新聞報導，雙方談判破裂，主要原因是美國要求有權管制核能電廠的燃料，不能再作處理，作為製造核子武器的原料。這是一九七八年美國國會制訂的防止核子擴散法案（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ct of 1978）最主要的精神，今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參議院通過決議，不得將核能設備和科技輸給尚未簽字參與防止核子擴散條約的國家。但中共認為接受防止核子擴散條約，有「侵犯主權」之嫌，到目前雙方仍然沒有達成協議。今（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中共外交部部長助理朱啓禎指出，中共已經進行了九步，希望美國採取最後一步

。美國是否同意中共的條件，大致上雙方立場相當接近，預期雷根訪問北平時，雙方會達成協議。

基於上述的背景，九月二十五日溫柏格訪問中國大陸，這是自從一九八〇年一月卡特政府國防部長布朗（Harold Brown）訪問中國大陸以後的第一位美國國防部長訪問中國大陸。其意義當然非常重大，溫柏格在起程之前曾告訴記者說，他訪問北平是聽取中共購買武器的要求。（註八八）九月二十六日溫柏格在與中共「國防部長」張愛萍舉行三小時半的會議以後，美國政府宣告同意出售四十三類科技給中共，其中一些項目包括有反戰車飛彈、早期警報系統和改良式鷹式防空飛彈。（註八九）這可以說是一九八一年中共向美國購買武器的延續，美國所以決定出售武器給中共，主要的目的就是增強中共對抗蘇聯的軍事力量；而次要的目的就如舒茲國務卿在北平宣告，希望與中共「建立一種穩定而持久的關係」。

關於美國決定出售雙重用途科技給中共，是引起爭論最多的問題，也是歷經卡特與雷根政府一再考慮的大事。依照美國方面的看法，美國出售反戰車飛彈與防空飛彈並不能達到平衡軍事力量的目的，祇不過是表示象徵與中共具有戰略的利益。唯從長期來看，却可增加中共工業與科學的能力。（註九〇）美國政府這種想法，仍然是建立在一種假設上，即增加中共的工業能力，間接地增強中共國防力量，增強抵抗蘇聯的能力。最近「美國大西洋委員會」提出研究報告，也認為中共與蘇聯之間交惡，對美國的利處甚多。（註九一）事實上，這種假設完全不切實際。自從去年十月以來，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已逐漸改善，雙方關係可以說已經正常化。儘管中共與蘇聯對於阿富汗與越南問題上有些歧見，但中共更批評美國在拉丁美洲、南部非洲、中東以及韓國的政策，由此可見中共與美國對國際問題的歧見，遠超過蘇聯。基於這一事實，美國對中共提供軍事科技，實在是難以圓其說，也無視於中共與蘇聯目前關係的發展。

即使美國願意將高級科技出售給中共，中共是否有能力購買，仍然是一個疑問。以前中共向西方國家購買武器，祇限於參觀和談判而已；（註九二）例如中共向英國購買「海鏢」飛彈，但在準備簽約時又決定取銷此計劃。這次美國願意出售雙重用途的科技給中共，而中共的反應又如何呢？就在美國政府宣告願意出售武器之後，中共「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八一建軍節」的前夕答覆記者時指出：中共武裝部隊實現武器裝備現代化，根本的辦法是靠自立更生，立足於發展本國的國防科研和國防工業。唯他承認，在可能的條件之下，中共將引進一些外國的精密科技，但可能性是有限的。（註九三）余秋里的談

話等於答覆雷根政府，中共在武器方面是不會依賴美國的。當溫柏格正在北平訪問之際，九月二十七日中共「總理」趙紫陽在答覆美國記者的訪問時，也談到有關購買美國武器的問題。他說：「中國國防現代化的實施，主要是靠我們自己努力。想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若是要從外國進口軍事裝備來實現本身的國防現代化，簡直不可思議。」（註九四）從趙紫陽的這番話，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今後中共的武器政策必然是以自製為主，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祇好與美國合作製造，祇有極少數的精密武器可能向美國購買，至於中共有沒有能力購買以及實際向美國購買多少，還須待以後情勢發展才能分曉，現在祇不過是談談而已。不過有一點必須說明的是，美國出售武器給中共，屬於運輸和通信設備以及防禦性質。

拾、趙紫陽到美國訪問問題仍未解決

溫柏格訪問中國大陸，也與中共領導人就趙紫陽的即將訪美和雷根總統的訪問大陸達成了協議。九月二十七日趙紫陽在與美國記者會晤時表示，他已接受了美國政府的邀請訪問美國，同時他也希望雷根總統一九八四年能够訪問中國大陸。（註九五）溫柏格與鄧小平會談以後，就在「人民大會堂」宣佈今年一月趙紫陽將訪問美國。就在趙紫陽訪美日期確定以後，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有關臺灣前途決議案：明定臺灣問題的解決必須以和平解決為前提，其解決方式「應為臺灣人民所能接受」。（註九六）這項決議案，又引起中共的不悅。至於雷根本人當然預料到趙紫陽到華府必然會在「臺灣問題」上面糾纏不休，所以在他們訪問之前即一再地公開表示，為交新朋友決不放棄老朋友。言外之意，美國政府雖然願意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但決不放棄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友誼。這些話等於直接告訴中共領導人，不要再在「臺灣問題」上糾纏不休。

今年一月三日，趙紫陽在北平人民大會堂說明他訪問美國的目的以及對國際問題的看法。他首先表示不滿美國國會最近通過的決議案；同時也批評雷根的談話說：「朋友與朋友的關係，國家與國家的關係，是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問題」（註九七）。他在答覆記者問題時又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民同另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民保持友誼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為這種人民之間的友誼和朋友關係而介入另一個國家的內政，這是不允許的，也是不符合國際關係準則的」（註九八）。

談到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中共知道美國方面期望與中共維持「穩定和持久的關係」；但趙紫陽則提出相對的條件，就是美

國方面應該「不做違反中美之間已經達成的三個公報中的原則的事，不說違反這三個公報的原則的話，不干涉，不阻礙中國的和平統一」。這是中共對美國要求的答覆。（註九九）這也是雙方分歧的所在。唯他希望這次訪問美國和今年四月雷根訪問中國大陸之時，雙方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能獲得進展。從這一語氣可知，趙紫陽對於這次訪美能否達到預定的目標，自己都無法肯定。

今年一月七日，趙紫陽率領「外交部長」吳學謙等四十多名隨員啓程訪美。他先到夏威夷停留一天，然後再轉往維吉尼尼亞州歷史名城威廉斯堡訪問，直到一月九日下午四時方抵達華府，開始正式的訪問行程。茲針對趙紫陽在美國的活動，分別就：一、申述中共的基本立場；二、對美國政府進行統戰；三、對華僑宣傳和談論調等三方面加以論述。

趙紫陽所陳述的中共基本立場，完全是針對美國參議院通過的「臺灣問題前途決議案」以及雷根總統的談話而發。凡是他在所到之處，不論是在雷根總統的歡迎儀式上，或與雷根舉行會談時，或接受美國五家電視臺的聯合訪問時，他都強調「臺灣問題」是雙方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甚至間接要求美國國會廢除臺灣關係法，要求美國政府嚴格執行「一個中國政策」。（註一〇〇）

○

趙紫陽在華府訪問期間，一月十二日與雷根簽訂「中（共）美工業與技術合作協定」。這項協定早在今年一月三日即已達成協議，祇待雷根與趙紫陽完成形式上的簽字儀式。同時美國總統科學顧問開伏思與中共「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趙東宛簽訂延長一九七九年「科學和技術合作協定」。中共所以願意與美國簽訂並延長這兩項協定，常是希望獲得美國科技的援助，以推動現代化計劃。而美國所以願意簽訂這項協定，如雷根總統所說：「一個現代化的、經濟上發展、政治上穩定的中國，是最符合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一〇一）。雷根政府的政策與一九八〇年六月卡特政府所宣佈的對中共今後十年計劃頗相符合，這證明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在基本上是先後連貫的。

雖然雙方在許多問題上存有歧見，但雙方仍有合作的需要，最主要的是美國在制訂全球政策與亞洲政策時，仍寄望於中共能扮演某種程度的反蘇角色。對於這個問題，近幾年來美國學者和政府爭論得相當激烈。一九七八年卡特政府所以決定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是認為雙方具有共同的戰略利益。一九八二年雷根政府擬訂亞洲政策時，修正了過去卡特政府擬訂的亞洲政策

，大大地降低中共的戰略地位，但仍寄望中共與蘇聯保持某種程度的敵視關係。美國學術界持這種論調的人可以說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卡特政府時期任職的官員，對於中共的寄望甚高。這些人在言詞之中皆表示，美國不應以「臺灣問題」而與中共鬧得不愉快。由於這一背景，這次趙紫陽特別把紐約列入他重要的訪問行程之一，其目的就是爭取這些官員的支持。故他在紐約期間，分別會晤了尼克森本人、尼克森政府時期的國務卿季辛吉、卡特政府時期的國務卿范錫以及白宮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等人，重申其反蘇的言論。他在接受「紐約時報」的訪問時更特別表示：中共與蘇聯談判並沒有獲致協議，文化交流與貿易數量雖有增加，但三大障礙（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停止支持越南侵柬、中蘇邊界和中蒙邊界撤軍）仍未消除。趙紫陽在紐約訪問時散佈反蘇的論調，使一批主張玩中共牌的學者振振有詞，對雷根形成另一種壓力，這也正是趙紫陽此次訪美的統戰陰謀之一。

趙紫陽不僅宣傳反蘇的論調，同時也以貿易為手段對美國工商企業界進行統戰工作。趙紫陽啓程前在記者會上提到，中共與美國的經濟關係有廣闊的遠景，有很大的潛力。而代表「新華社」喉舌的「瞭望」周刊在評論趙紫陽訪問的專文中，也提到中國大陸的自然資源和市場，對美國的經濟重要性日益增強。及至趙紫陽抵達華府，不論在與雷根政府的高級官員會談，或是其他場合談話時，都一再強調中國大陸繼續實施開放政策不變，中國大陸是具有潛在的市場，希望美國企業界前往投資，並在促進中共與美國經濟合作方面起更大的作用。十一日中午，他在華府「美中（共）貿易全國委員會」所舉行的宴會上，向三百位美國企業界人士呼籲：「要善加利用機會在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方面為雙邊關係打下更堅實的基礎」（註一〇二）。他並提出「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以多種方式擴大經濟、技術合作」。在舊金山訪問時，趙紫陽與美國西部企業界六十人會晤時也表示：這次來美國主要的目的就是促進雙方關係的發展，「也包括經濟貿易的發展」（註一〇三）。一月十四日，他在紐約向七十二名美國東北地區的企業家重申：「實行對外開放是中國的一條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我們同資金雄厚、技術先進、經驗豐富的美國企業界的作，天地是廣闊的，前途是遠大的」（註一〇四）。雖然趙紫陽一再強調雙方經濟上的合作，但又強調政治與經濟的密切關係，政治關係發生挫折，必然影響到經濟的順利發展。這些話是有意利用企業界人士對雷根政府施壓力，使雷根政府對中共作政治上的讓步。

除了宣傳廣闊的貿易前途外，這次趙紫陽訪美還負有一個重大的任務，就是配合鄧穎超在最近所發動的和談攻勢，在各地

華僑面前利用機會實施統戰，並且侈言高論「和平統一」，但擺出較低的姿態。他說：「祖國統一以後……臺灣可以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有自己的充分自主權，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臺灣所獨有的某些權力。臺灣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需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人去，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祖國統一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將持久合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我們還歡迎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共商國是」（註二〇五）。

從表面上看這段話，是中共歷年來和平統戰所提的條件最寬、姿態最低的一次，但祇要是對中共統戰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趙紫陽的這些話都是統戰花招，公開撒謊。因為自從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後，所謂「民主黨派」那一個能够做到與中共真正「持久合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由此可知，趙紫陽此次訪問美國，乃重彈統戰老調，完全是散佈和談的謊言，欺騙美國的華僑。無怪趙某所到之處，都有大批當地的華僑向他示威抗議，一方面要趙某棄暗投明，要中共棄共產主義；一方面表示支持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不但給趙紫陽的美國之行蒙上一層陰影，也使得中共的和談統戰濫調不攻自破。

綜合這次趙紫陽訪美的言論，他顯然不期望具體的收穫，祇是製造友好氣氛，為今後與美國政府談判作了鋪路工作，故趙紫陽在美國一再表示在今年四月春暖花開的時節，歡迎雷根訪問中國大陸，因此今年雷根大陸之行，確是值得我們密切的注意。

結論

綜觀近年來中共與美國關係的發展，有高潮也有低潮。美國基於全球戰略的考慮，提出「玩中共牌」的構想，一度與中共的關係處於「蜜月」時期；目前由於國際情勢的轉變。同時中共也缺乏的誠意與美國合作，美國雖然已沖淡了此一構想，但仍寄望於中共的行動能符合美國對亞洲的戰略構想。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着眼點，美國仍然希望與中共象徵性的戰略合作。但是中共領導人的想法却與美國的看法完全不同：一方面仍舊擺出與蘇聯在阿富汗和越南問題上的歧見，象徵與美國在某些國際問題上具有共同的看法；另一方面利用美國政府願意與中共維持友好關係的動機，一步步地在「臺灣問題」上向美國糾纏不休，

甚至於要求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一切的來往。去（一九八三）年中共認為雷根政府所採取的政策出現「嚴重的倒退」，對中共產生極大的不利，故首先利用機會恢復正常的關係，再在主要問題上要求雷根政府繼續讓步。中共所以採取的策略，就是一貫使用的「又聯合又鬭爭」的統戰策略，目前中共在「臺灣問題」上不敢採取斷然措施，主要原因，就是大陸的經濟建設需要美國援助之處甚多，而科技的轉移、沿海石油的探勘、對外借款、美國市場的爭取以及留學生的深造等問題，非依賴美國不可。由於這些原因，中共雖然不滿美國對「臺灣問題」的立場，仍然採取妥協的姿態，結果隨着時間的發展，使雙方關係益顯得複雜。

鑑於過去雙方關係的不穩定，我們將會發現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實受到許多錯綜複雜的因素影響，例如美國與蘇聯關係的發展、中共與蘇聯關係的演變、中共在亞太地區扮演的角色是否符合美國的要求、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對中共的反應，尤其是中共對臺海地區的動向等，這些都足以影響美國對中共的政策。

從目前雙方關係發展來看，儘管經過溫柏格訪問中國大陸以及趙紫陽的訪美，雙方在實質關係上已有改善，但歧見仍然存在，就目前情勢發展來看，中共仍然在「臺灣問題」上繼續糾纏，而美國仍然按照既定的政策發展與中共的經濟與貿易。文化的交流，在可預見的將來，雙方基本立場不會有重大的改變。

註釋

- 一：評論員：「中國堅決反對外國向臺灣出售武器」，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二：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
 - 三：同上，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
 - 四：*Hongkong Standard*, April 17, 1982.
 - 五：*Ibid.*
 - 六：文匯報，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
 - 七：*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May 9, 1982.
- 註一〇：見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
註一一：玉景弘：「『聯合公報』談判的轉折」，聯合報，民國七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註一二：魯希：「美國對華政策幕後折衝」，聯合報，民國七十年八月四日。
註一三：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
註一四：Kenneth T. Young,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1953-*

1967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8), pp. 95-100.

^註 一五..聯合報，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十八日。

^註 一六..同上。

^註 一七..「美國國務院對『公報』的背景說明」，聯合報，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十九日。

^註 一八..同上。

^註 一九..同上。

^註 二〇..同上。

^註 二一..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八日。

^註 二二..同上。

^註 二三..同上。

^註 二四..同上。

^註 二五..SCMP, September 17, 1983.

^註 二六..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九月二日。

^註 二七..同上，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

^註 二八..Strategy for Peace, 1982 (Muscatine, Iowa: Stanely Foundation, 1982), P. 32.

^註 二九..China Policy for the ext Decade (Washington, DC: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3), P. 44.

^註 三〇..Lester L. Wolff, and David L. Simon,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 Analytic Compilation with Documents on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New York: K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Inc., 1982), pp. 111-139.

^註 三一..同註三〇。

^註 三二..Walter K. Anderson,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 South and Southwest Asia" Raymon

H. Myers edited, *U. S. Foreign Policy for Asia: the 1980s and Beyond*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2), P. 20.

^註 三三..Binaya Ranjan Mishra, "U. S. Strategy in the Indian Ocean: India's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Asia-Pacific Community*, Fall 1982, P. 15. ^註 三四..Larry A. Niksch, "Why Japan's Defense Budget Won't Satisfy the U. S."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5, 1983.

^註 三五..George F. Kennen,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6), 65-67.

^註 三六..Ibid., pp. 37-38.

^註 三七..SCMP, September 9, 1982.

^註 三八..SCMP, Semtember 27, 1982.

^註 三九..SCMP, October 2, 1982.

^註 四〇..SCMP, October 4, 1982.

^註 四一..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註 四二..文匯報（香港），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

^註 四三..同上，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註 四四..*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1, 1982.

^註 四五..*Ibid.*, Janaury 20, 1983.

^註 四六..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

^註 四七..同上，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

^註 四八..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

^註 四九..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七日。

^註 五〇..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七日。

^註 五一..同上。

^註 五二..SCMP. March 27, 1983.

- 註五三…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三年二月十日。
- 註五四…同上。
- 註五五…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 註五六…同上。
- 註五七…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 註五八…同上。
- 註五九…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 註六〇…同上，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
- 註六一…世界日報（美國），民國七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 註六二…同上。
- 註六三…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 註六四…同上，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 註六五…同上。
- 註六六…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日。
- 註六七…SCMP, March 31, 1983.
- 註六八…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 註六九…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
- 註七〇…同上，四月八日。
- 註七一…同上。
- 註七二…大公報，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 註七三…「中美關係前景難以預測」（社論），文匯報，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
- 註七四…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 註七五…人民日報，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 註七六…同上，一九八三年五月二日。
- 註七七…SCMP, March 26, 1983.
- 註七八…SCMP, May 23, 1983.
- 註七九…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七日。
- 註八〇…Washington Post, May 26, 1983.
- 註八一…Geoffrey Kemp, "The Arms Transfer Phenomenon", in Andrew J. Pierre ed., *Arms Transfer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6.
- 註八二…SCNP, July 27, 1983.
- 註八三…同上，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
- 註八四…SCMP, August 28, 1983.
- 註八五…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一日。
- 註八六…Agatha S. Y. Wong-Fraser, "China's Energy Development",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1982, P. 52.
- 註八七…SCMP, September 13, 1983.
- 註八八…SCMP, September 25, 1983.
- 註八九…同上。
- 註九〇…Richard H. Solomon, The China Factor i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oice, Rand Paper Series, May 1981, pp. 33-34.
- 註九一…The Atlantic Council' Policy Paper, op. cit., pp. 37-39.
- 註九二…Geoffrey Godsell, "How Peking is wooing the Wes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3, 1978.
- 註九三…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 註九四…同上，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 註九五…Hongkong Standard, September 28, 1983.
- 註九六…SCMP, November 15, 1983.
- 註九七…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四日。
- 註九八…同上。
- 註九九…同上。

註一〇〇：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三日。

註一〇一：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四日。

註一〇二：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二日。

註一〇三：同上。
註一〇四：同上。

註一〇五：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四日。